

*Listen.
The wind is singing*

听风唱歌

在

穹风◎著

爱情很甜，甜在相见与离别时，
伴随无以明说的期待；
爱情很苦，苦在坚持与放弃间，带有难以名状的徘徊。
他品味着爱情的种种，在风中，细细聆听关于爱的歌声。



I247.5
9319

听风唱歌

*Listen.
The wind is singing*

穹风◎著

爱情很甜，甜在相见与离别，
伴随无以明说的期待；
爱情很苦，苦在坚持与放弃间，带有难以名状的徘徊。
他品味着爱情的种种，在风中，细细聆听关于爱的歌声。



華文文化 汕頭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听风在唱歌/穹风著. —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, 2005. 1

ISBN 7 - 81036 - 899 - 0

I. 听... II. 穹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6793 号

中文简体字版©2005 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，同意经由汕头大学出版社，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汕头大学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：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

听风在唱歌

作 者：穹 风

责任编辑：蒋惠敏 于春芹 童 菲

封面设计：鞠子工作室

插 画：杨 玲

责任技编：姚健燕

出版发行：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

电 话：0754 - 2903126 0754 - 2904596

印 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90 × 1168 1/32

印 张：8 插页：14

字 数：125 千字

版 次：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20000 册

定 价：18.00 元

ISBN 7 - 81036 - 899 - 0/I · 127

发行/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/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3005 室

电话/020 - 85250103 传真/020 - 85250103 - 6001 邮编/510620

马新发行所/城邦（马新）出版集团

电话/603 - 9056 3833 传真/603 - 9056 2833

E-mail：citeckm@ pd. jaring. my

版权所有，翻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01

太过平静的天气里，适合做些不平静的事情，好让压抑与潜藏的、专属于年轻人的苦闷释放出来。所以我脱了上衣，只穿着短裤，将电吉他的扬声器调到最大，效果器踩在最强悍的破音，然后用力刷出陌生的和弦，任由激烈的弦音在十八平方米大的范围里回荡碰撞，自己在小房间里面又叫又跳。

那是三月初乍暖还凉的事情。

一开始，我被平静的冷空气包围得有点畏缩，不久之后，我全身发烫、汗流满身，直到窗外开始陷入黑暗，直到我的耳朵已经逐渐麻木，直到我的手指头感觉到痛，直到我的双腿已经发软，直到有人打开我的房门，对我说：“徐隽哲，你再让我听到一个声音我就把你分尸，拍卖你的吉他。”然后，一个装着饭团和乌龙茶的塑料袋朝我飞来。

猫咪这几天心情不太好，因为他的技术师执照没考到。当他辛辛苦苦架好线路，装妥所有的开关与插座之后，在接通电源的一瞬间，整个线路爆出一声闷响，还有灿烂缤纷的火花，让在场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。

环工系的学弟小杰受邀去看他考试，观礼回来之后，形容得像核电厂爆炸那么壮观，他说：“那个主考官的脸像糊到大便一样臭。”

小杰这样说的时候，我看不见猫咪的脸，比糊到大便更臭。猫咪的心情不大好，他不能理解，究竟是哪里发生了错误。

“人生嘛，总有一些意外，是你无法预测的。”我说。

为了安慰猫咪，我约他下课后到东海大学附近，请他吃永和豆浆。当时，我咬着油条，趁着拍他肩膀的时候，偷偷擦了手上的油渍。

“没道理呀，不应该会爆炸的……”他叼着蛋饼说。

“电这种东西，常常在不经意间，让你心惊肉跳，就像爱情一样。”

“我没有接错，太奇怪了，本来电阻就是这样计算的呀！”

“你应该感动才对，毕竟这是多么教人震惊，而且毕生难忘，生命中的璀璨。”

“如果我改用粗一点的保险丝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差……”他沉吟着。

不知道的人，会以为我们是两个不认识的人，一个在对蛋饼说话，一个在对油条说话，只是凑巧坐在同一桌而已。

一个人的人生际遇，很多特别之处，其实都是从不经意处开始的，我从高一就领会这个道理。那一年的某个夜晚，在学校宿舍里，打算趁着夜半无人偷偷抽根烟的我，在厕所里遇见了一个比我早来两分钟的痞子，他手上也捻着烟，有张很像猫的脸。

起先我以为我撞鬼，他以为我是来逮他的纠察队，认

识之后，我们发现我们是同乡、爱听音乐，很多年前，我们还曾经是同一个小学、同一届的隔壁班同学。而那当时，我们是高中隔壁班同学。

就在那个意外相逢的夜晚，我跟猫咪的人生，从此紧紧串联在一起，我是他的一部分，而他也变成我的另一面，再也拆分不开。经历了高中三年，我们很有缘地一起去重考，后来我念中文，他念电机，一个男人与一只猫的命运，至今析离不清。

怎么，这是一个我跟猫咪的故事吗？不，请不要误会，我不可能爱上他，他是个什么东西呀，我爱他干吗？会想起这些往事，纯粹只是为了要说明我把油渍擦在他身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已。今年是我们认识的第八年，我们已经培养出足够的默契，足够到让别人以为我们互相不认识，但是我们还是知道对方在讲什么的地步。于是，最后我们异口同声地说：

“算了，吃东西吧！”

“算了，吃东西吧！”

经过了大学生活的第三年之后，面对着毕业后一连串可能的变化，我经常对自己的未来产生怀疑与茫然。想了很久之后，我觉得应该做些计划，找个确定的方向，毕竟这是我的人生不是吗？

“毕竟这是我的人生不是吗？”我对猫咪这样说，我说我对自己的未来有点迷茫。

猫咪侧着头看看我，又捏捏我的脸。

“不管你以后可能会怎样，我光是看你这张脸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我问。

“就是一副不会变有钱的样子。”他冷静地说。

气得我很想把他从八楼踢下去。

说起这栋楼，真的是糟糕得可以了。当初搬来这里，以为可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但是哪知道，不到两年一切就都走样了。我还记得过完年，我从台中转车回到东海的那一天。

回到宿舍时，我发现了很多恐怖的景象。我住八楼，六楼的房客是个可爱女孩，可是她居然在房间里养了一大票的狗，狗吠声不断之外，还狗屎味四溢。

楼上的房客是新来的，他也玩音乐，而且是重金属。看着天花板因为震动而落下的灰尘，我担心自己会在睡梦中死于楼层倒塌。

放下行李，我到隔壁去找猫咪。他这人向来不锁门，我打开门一看，他房间更可怕，里面的衣服乱成一团，橱柜抽屉都被翻开，一副遭小偷的样子。我赶紧打电话通知他，他人在老家看电视，明天要开学，今天还没打算回来。

“我的贝斯还在不在？”他只这样问我。

“在。”我已经思索着要打电话报警、通知房东、联络同学，可能还要开个记者会说明案情。没想到电话中，猫咪用很慵懒的语气对我说：

“喔，那就好了，其他的不要管了，再见。”喀一声，就挂了我的电话。

我要搬家！一切仿如又回到大一那年宿舍闹鬼时的处

境，我要搬家！

不过猫咪对找房子兴致缺缺，他说他已经委托他姐姐，我们简称猫姐，猫姐最近似乎也想找房子，请她代为留意就好。

“现在，我们要研究的，是你徐隽哲的脑袋跟未来。”用充满专业与威严的语气，他这样说，“你习惯一点小事情就大呼小叫、歇斯底里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没有一次认真把问题想得透彻，缺乏冲劲跟勇气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总是胡思乱想却不敢踏出第一步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到现在都还没有交到一个女朋友，简直丢尽了天秤座的脸。”猫咪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，他很不屑地接着说，“一个惯性失恋、只会找我哭诉的人，居然还想跟人家谈未来。”

“我失恋又关你个屁事呀！”混乱的房间里，我崩溃了。

我们的未来与爱情，都是我们的冒险，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

02

下午三点半，整楼的人似乎集体翘课了。我在房里看

小说，猫咪在我床上睡觉，楼上的音乐狂正在用他的重金属努力毁灭这栋楼，而楼下的狗屎味则不断从门缝溢进来。

来找我借唱片的学弟小杰，问我这里还能不能住人。我摊摊手，说我已经找过房东了，不过房东不想管，因为他不住这里，所以闻不到恶烂的狗屎味，吃泡面的时候，也不会有被重低音震落的屋顶灰尘落在他的面碗里。

小杰横手在脖子上面做个割喉的动作，说干脆把那些狗给毒死算了。

“太残忍了，一次杀那么多狗，我做不到。”我摇头。

“不然，就干脆毒杀那个女孩好了，只杀一个，你看怎样？”

他是念环境工程的，用致命的化学毒物杀人倒是专科，我对他比出中指。

如果杀人可以不用偿命、坐牢，其实我并不反对，毕竟武侠世界里，给坏人最大的惩罚，就是一剑挂了他。可是这是二十一世纪，我们活在警察还会开罚单的台中，这样的环境，光是杀一只狗就会有事了，更何况杀人？

“处之泰然，万物皆空，你看，那只猫睡得多甜。”我指着猫咪说。

“是很甜，学长你看，他连口水都流出来了。”

噢！Shit！那是我的枕头哪！

大四是个很怪的年级，明明还在缴学费，但是去上课的时间却很少。猫咪最近不断研究着各种创意发明，千奇百怪。看着他把家电用品拆了又装，又从电子街买回一堆

乱七八糟的电线，我非常怀疑，究竟他有没有可能在临死前获得诺贝尔奖。

“梦想，是从幻想衍生出来的，你懂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我现在做的事情或许非常无知，但是你知道吗？电灯被发明前，贝尔也被认为是个白痴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电灯是爱迪生……”

“无所谓，反正下一个世纪，你的子孙就有可能在电机科学史跟世界名人堂里面翻到我的名字。”

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披上外套，骑上他的破 FZR，又到台中去了。他说，这次他要研究的，是可以把蚊子震下来的高音波发送机。神经病，我这样认为，甚至我猜他这一切，只是为了躲避严重的狗屎味跟楼上的重金属狂而已。

去年跟猫咪一起睡过头之后，我们错过了报考教育学程的资格，所以当不成正牌老师。剩下的，可能只能当作家，或者干脆去混补习班、去出版社当个小编辑而已，不过那些都是未来的事情，我现在还是个学生，我需要的，只是简单打份工而已。

下午四点半，阳光斜斜地照进窗户，今天楼上的重金属狂不在家。我安静一个人，打开计算机，在几个 BBS 站的求职版上找数据、做笔记。接着，我逛起 BBS 站的其他版，笑话版、心情版，然后是诗词版、歌词版，这些都是我以前常来的地方，逛着逛着，很有缅怀过往的感触。

看完了诗文，我逛到全小学说联机版，以前我常来这里看故事，那时我认识了一个名词，叫做“网络写手”。这

半年来，网络上又多了许多小说、许多写手。反正是个心灵空虚的下午，于是根据联机版上面的响应与推荐，我看起了大家心目中的好小说。

好小说很简单，浓度与深度够的话，就算是了。我想起教授说过的话，想要认真、理性地从这两个角度去看小说，结果看了一下午，我压根儿就忘了这回事。随着一堆爱情故事不断转折变化着悲与喜，我想起自己过去几次失败的爱情，突然想到个问题，是不是每段失败的爱情，都是因为一个人爱了不该爱的人？而那些成功的爱情，就算是爱对了呢？带着迷惘的我，想在故事中找答案，找到天都黑了却还没有结果，反而是猫咪的声音忽然从我背后传来。

“你有空吗？”

“干吗？”正在认真阅读的我，没有回头地回答他。

“帮我叫一下救护车吧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有点不耐地，转过头来看看门口，猫咪一脸苦瓜样。

他回来之后，一个人不知道研究什么古怪东西，居然又发生荒唐的爆炸，我看不见他烧焦的上衣，碎片扎得满手都是。我的天哪！问他怎么回事。

“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把高音喇叭接上变电器，一插电它就爆炸了。”

猫咪的手经过包扎之后，有点行动不便，我们在我房间里面，计算机白痴的他，检视着自己的伤口，问我干吗盯着屏幕一下午。

“你不知道，这些有很多都是有名的网络写手的作品。”
我介绍着。

“什么手？”

“网络写手。”

“可以赚很多钱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说可能不行。

“可以进入世界名人堂吗？”

我又摇摇头，说顶多登上畅销排行榜。

“那说起来，连我这只黑手还不如嘛！”他自豪地说。

“你是废手吧？一只废掉的猫爪。”

然后，他在我脸上留下爪痕，气冲冲地走出去。临走前，叫我去买便当给他吃。

买了便当回来之后，猫咪说他现在要研究的，是世界上，自从音乐跟电有了接触以来，最伟大的成果。我不想听他继续掰下去，因为我根本不敢想像他又会搞出什么东西来，万一又要引发大爆炸，那我得先逃出去才行。

“等一下。”他说着，从他的抽屉中，拿出一张抄满网址的纸条给我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比你那些无聊小说好看的精华。”

半信半疑的我，按照上面的网址输入，趁着网页开启的缓慢时间里，吃掉了半个便当。至于剩下那半个，后来我真是一点食欲也没有了，网页上的，居然是一堆乱七八糟的色情图片，还有可供下载的小短片。

依据猫咪的理论，是先存在着幻想，逐渐成形后就变

成梦想，梦想经过规划，就会成为理想，最后，朝着理想不断努力，于是灯泡发明了、冰箱发明了。所以他现在努力想要成为发明家，这已经是他伟大事业中的第三步了，虽然这些理想非常古怪，而且具有严重危险性，但是他却努力不懈。而我呢？或许，我真的应该好好检视一下自己才行。

不过检视自己需要很强大的精神力，满脑子都是色情图片的我，目前相当不适合干这种事情。于是我丢了便当盒，选择继续看小说，至少可以藉由温馨感人的爱情故事，来净化我刚刚被强暴的稚嫩心灵。

网络上的小说很多，好坏不一，我看着一篇作品，发表人叫做 topos，中文昵称叫做“云凡”，她写的一篇小说《爱上麻烦》，糟糕得很经典。

小说大意，是某个学校里的某个女孩，她非常笨拙却又相当幸运的一篇爱情故事，当然里面会有一个像流川枫那样又高又帅又很酷的痞子当男主角。故事很简单：女生暗恋男生，男生在很多巧合底下，终于也爱上这个女生。所谓的麻烦，指的虽然是女主角，不过其实她对男主角造成的麻烦也不少。非常传统的校园爱情，幻想成分大过一切可能性，光是看特征就知道了。

像流川枫那样又高又酷又会打篮球的男生，简直是所有男性同胞的公敌。他掳掠了全世界九成九的少女春心，让我们这种平凡人到现在还交不到女朋友，不过还好这样的男生并不多，所以我们还有一点点机会。

而且故事中出现太多巧合，我非常相信宿命性的巧合

的确可能发生在现实中，但是通常这种事情都不会是好运。就好比我跟猫咪去逛夜市，企图把西瓜汁的空杯子丢在人家机车的菜篮时，好几次居然就刚好遇到车主来牵车……诸如此类的倒霉事情都很宿命地发生，可是都是坏事情。

没有理由小说中的女主角就要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，我们这些生活在现实中的好男人就要接受恶魔的恶作剧，总之这是一篇剧情跟架构排版都不怎么样的小说。不管作者的笔名“云凡”取得再好，都改变不了她只是一个爱做梦的小女孩的事实，而且，这个梦的错别字很多。

能在云中的人已经很不平凡，更何况，你还踩着舞步。

03

虽然我不会评文，但至少我会写感想。看了一堆网络上给云凡的响应之后，我觉得难以接受。有人问故事的真实性，有人问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哪里，还有人问小说作者是哪里人。

我看得哑口无言，而更诡异的，是这位云凡还公开回信告诉大家说，这是一个真假各半的故事，发生在她南投的高中母校云云，诸如此类的答案，问的人问得颇没意义，回的人也很不着边际。



[作者] Wind (风舞)

[标题] 加油，我支持你

[时间]

虽然我不认识你，可是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小说，让我暂时忘记了很多事情。

我忘记了生活环境的恶劣，也忘记了我的报告没写、打工没着落的罪恶。

沉浸在你的排版与错字中，我非常有感触。感触于近视度数的加深，以及狂敲键盘的痛苦，也感触于这份天真烂漫得无可救药的爱情，毕竟那是即使到 B&Q 都买不到的。

无论景物描写或深度的钻研，我相信你都会更进步，因为感觉上空间很大，所以我会努力期待的。

另外还有个小建议，下次你回南投母校时，除了缅怀这段非常梦幻的爱情之外，还可以顺便到水里去买买棒冰，那里的棒冰非常有名。

风舞 二〇〇三·〇三·〇五

我知道这样一封信，任谁看了都会啼笑皆非，所以我很体贴地选择只寄给作者，而不放在联机版上供大家观赏。

信寄出之后，我感到一股没来由的身心畅快，于是我决定走到隔壁去看看猫咪。

他正在玩电锯，一把小电锯很努力地在几块小木板上锯过来锯过去，问他究竟想干吗，他说这是一种艺术。

“艺术？”

“音乐绝对是一种艺术。”

“我知道，可是……”

“电器也算是一种艺术。”

“我了解，可是……”

“所以我现在打算让艺术变得更艺术。”

“那没事了，你继续去艺术吧！”

我决定离开那里。天晓得他在差点把自己炸死之后，还想搞出什么来。听着楼上的重低音，混着隔壁猫咪电锯的声音，我回到计算机前面，看见有新邮件的提示。

[作者] **topos** (云凡)

[标题] 无主题

[时间]

你是在夸奖我还是在侮辱我？

我写小说，是为了取悦我自己，不是为了让你高兴。
看得不开心，阁下可以不看，请不要跑进我的个人版里面，
看完我的小说之后，写这种信来刺激我。

我有病，我会咬人。

云凡 二〇〇三·三·五

还有，不必跟我推荐水里的棒冰，因为我家就住在水里，而且我家也在卖棒冰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下次可以来买，看在你响应我的份上，我会多送你一支清冰。

基本上，我觉得这个作者存在的本身，就是一种艺术了。

一时之间，我有种误触地雷的不妙感，她措辞隐含杀机，而且可能怀有相当的不满。

我把信反复看了两三次，察觉出有两点不对的地方。第一，我明明是在联机版回信到她个人信箱，怎么她会说我在她的个人版呢？由此可知，她除了在大家公用的联机版发文章之外，必定也有专属的个人版。第二，能够这么快回信，表示她刚好就在线上，而且根据发信地点，我发现她跟我就在同一个 BBS 站上。

必须再一次说明，我绝对不是一个很无聊的人。只不过因为这栋楼有太多让我难以忍受的问题，所以我必须找点事情转移注意力罢了。

让自己想开一点之后，我根据她信中透露的讯息，努力搜寻，果然找到了她的个人版。按照我对“个人版”的解释，这是专属于个人的空间，充满版主的个人色彩，也就是说，版主在自己的版上面，可以像国王一样，呼风唤雨。

那么，如果我在联机版上妄发议论，会造成问题的话，我在个人版吠个几声，就顶多只是造成国王的问题而已了。

风始终追逐吹拂着云，这是缘分使然吗？不，这是命中注定。